

元至元济宁路金山寺圣旨石刻相关问题略释

任小行

(山东省 金乡县山阳书院, 山东金乡 272200)

摘要: 元至元济宁路金山寺圣旨石刻, 刊于巨野县独山镇金山秦王避暑洞隧道南壁上, 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刻文蒙、汉白话相杂, 明清金石录、方志, 或因其“文无足述, 而体特异”, 多弃而不录。蔡美彪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亦未收录。故笔者特录其文, 略作解读。

关键词: 至元; 济宁路; 金山寺; 圣旨石刻; 略释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元代崇信佛教。《元史·释老传》说:“元兴, 崇尚释氏。”^[1]时人危素云:“盖佛之说行乎中国, 而尊崇护卫, 莫盛于本朝”。^[2]其表现之一, 就是“琳宫梵宇, 往往有圣旨碑”, 以至“虽弹丸小邑, 尚有无时圣旨碑一二通”。^[3]惜因年代寝久, 风剥人毁, 原石能存至今者, 已百不及一。因而, 保存至今的至元二十六年济宁路金山寺圣旨石刻, 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意义较大, 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该石刻于巨野县独山镇金山秦王避暑洞隧道南壁上, 为碑形, 正文 20 列, 满列 19 字, 中间为大字 3 列、蒙古文 1 列, 后附立石时间、立石者姓名、职务等 8 列。刻文蒙、汉白话相杂, 明清金石、方志或因其“文无足述, 而体特异”, 多弃而不录。蔡美彪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亦未收录。故笔者特录其文, 略作解读。

一、石刻录文(“J”表示原文一列结束, “□”表示原字缺或不可辨, “?”表示原字仍待确认)

皇帝圣旨里中书户部「据济宁路金山寺僧庆吉祥状呈先为本部石匠」李泉等部众凶党强采金山寺地界内活石累次「告蒙中书户部符文行下济宁路禁止后因李泉」等不改又行再犯偷采庆吉祥思为金山形势龟「样东接卧龙之山其上古传天关地轴本寺洞壁」石碑名号神山师辈相传若损坏者令寺僧不安「等事近来又行告蒙总统所移关中书户部备细」行下济宁路总管府取问禁约外今来若不具呈「缘庆吉祥会验先钦奉」圣旨节文但属寺院的田地水土竹苇碾磨房园林「解典库浴室不拣甚麽休强刁夺要者钦此奈前」项石匠李泉等五家累年强采本寺室山活石及「不遵依上司禁治有此凶顽更有一等不畏公法」之人不时采斫属寺树木侵占山界骚扰不安不「免具呈乞赐出榜禁治事得此又奉」都堂钧旨属金山寺地界内山里石头树木出榜「禁约休交人采打者奉此省部今出文榜禁治诸」人无得将属金山寺地界石头树木采打如有违「犯之人仰所在官司捉拿到官严行断罪的无虚」示须至出榜者「右榜付济宁路金山寺张」挂省谕诸人通知「(下为蒙古文一列)」至元二十二年(后疑似印章或画押)「时大元国至元二十六年岁次己丑中秋望日金山寺主持济宁路传戒教读师累奉」圣旨遴选谗堪藏经重蒙赐衣物等讲主佛德启教大师庆吉祥(又赐妙辨通义大师)立石「山门提降妙音大师赞□寺门提点济州僧正大师琇吉祥提点□福大师□吉祥」前监寺正行大师徽吉祥「监寺□□大师髻吉祥」副寺先(?)吉祥「副寺贤善维那贤音典座贤宴」知客贤宁直岁贤住并贤宋(?)贤旺等同立「匠人李信嫡孙修内司提控李瑛同侄济」宁路石匠都作头彬并旺刊」

二、相关问题略释

(一) 秦王避暑洞及其佛教渊源

秦王避暑洞位于金山南麓。金山即金乡山，原属金乡县，晋《地道记》曰：“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石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凿而得金，故名金山”。^[4]北宋时俗曰“秦王避暑宫”^[5]，后世呼“秦王避暑洞”，传为秦王避暑处，因洞内清凉，又称“清凉洞”。考古证实，该洞实为西汉昌邑王刘贺废塚。

据今人测量，大洞全长近 90 米，最宽处 28 米，最高处 15 米。其结构有隧道、洞中甬道、主洞室、东西侧室、东西耳室等组成。隧道为露天部分，南北长 63.3 米，东西宽 4.8 米，峭壁巉岩，三面削成，两侧壁上有后人所书碑刻 40 余块，高处多佛像。^[6]

秦王避暑洞在北宋时期已湮没，“荆棘荒芜”，“土石埋塞，几于门齐”。熙宁七年，县宰陈著作命人清理月余，“土石具尽”。元符元年九月十六日，崇信佛教的巨野人农学家邓御夫归耕故里，“据得住此山”，“与童行四人共处其中”，“每日诵经讲道，立教修文，兼劝山下居民田蚕为事，亦迎宾客，亦教书生，以为常也”。金山佛教渐盛。^[5]金时，金山大开禅林。大定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敕立秦王洞为大明禅院。主持僧善元，“命僧善道，陈梵院额始礼师慧明剃度为僧，亦同度其徒法忠、法通、法应、法清、法都、法登、法宁皆为比丘，乃以信心愿力□大佛。蹬□岩之上为佛阁，度地之右为法堂，僧居厨舍，序列在右。冠以佛殿，立三门于前，设方丈于后。”^[7]

（二）庆吉祥与金山寺

金山寺，乾隆《曹州府志》、嘉靖《山东通志》未载，于慎行《兖州府志》仅云“在金山，去县五十里”。^[8]圣旨石刻刊于金大明禅院前的隧道壁上，故金山寺的前身当为大明禅院。

金山寺主持庆吉祥，僧传不载，其名见于《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此书十卷，由元世祖忽必烈“谕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西蕃板底答、帝师拔合思八高弟叶琰国师、湛阳宜思、西天扮底答尾麻啰室利，汉土义学亢理二讲主庆吉祥、及畏兀儿斋牙答思，翰林院承旨旦压孙、安藏等，集于大都大兴教寺”，“自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春至二十四年丁亥夏，顶踵三龄，诠讎乃毕”。金山寺庆吉祥为参与其中的 15 位汉族高僧之一，负责校证，书中的题名为“济宁路金山寺讲论沙门妙辩通义大师”^[9]，与圣旨碑中“又赐妙辩通义大师”的记载相合。庆吉祥能够参加忽必烈组织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校勘工作，不仅反映了他本人佛学造诣之深，而且也反映了金山寺在元初全国佛界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圣旨石刻云庆吉祥为“佛德启教大师”，该法号应是《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编撰工作结束后，皇帝新赐。庆吉祥原为金山寺讲论沙门，回到寺院后，庆吉祥还兼任济宁路传戒、教读师，可见，他定是一位精通释典、善于讲说的高僧。

吉祥，元代僧人名字中多有之，《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有 15 名僧人带有此称号，钱大昕认为，“元时，以‘吉祥’为僧之美号”。^[9]苏晋仁先生认为，这“是受当时藏僧以吉祥命名的影响”。^[10]金山寺圣旨碑题名中，有僧人 14 位，但带“吉祥”二字的仅有 6 位，并且排名第二位的山门提降妙音大师赞口不在此列，由此看来，此称号不应仅仅是一种美号，而应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并非僧人随意使用。学者黄春和通过《全元文·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中“至元二年，（道贤）同僧统洎诸名公入内殿祝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受荐公召入万寿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的记载，推断，“吉祥”是从国师受戒而得到国师赐予的称号，也就是说，凡带有“吉祥”号的僧人，皆可视为国师的戒弟子。^[11]此论颇有见地，金山寺庆吉祥亦曾“蒙赐衣物”，故带有“吉祥”称号的僧人，皆应为“蒙赐衣物”者。金山寺有 6 位僧人获得“吉祥”封号，可见其在当时佛教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金山寺主持被御赐法号，在元代或为成例。清凉洞释迦佛背座铭文显示，太定四年时，金山寺主持的法号为“御赐妙然道义功师”。^[12]

金山寺在佛教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寺内僧人的兼职和规模上。除庆吉祥还兼任济宁路传戒、教

读师外，寺门提点琇吉祥还兼任济宁路属州济州的僧正，管理济州地方僧尼事务。从碑中题名看，金山寺除主持外，还有山门提降1名、寺门提点1名、提点1名、监寺1名、副寺2名、维那1名、典座1名、知客1名、直岁3名，他们与主持共同组成金山寺的领导核心。

（三）圣旨正文略释

该圣旨石刻，主要是对金山寺主持庆吉祥状告李泉等人“强采金山寺地界内活石”，“采斫金山寺树木，侵占山界，骚扰不安”的批复，圣旨在确认寺院土地所有权的同时，晓谕平民百姓不得再行侵害该寺土地、财产等权益。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通过法律手段赋予寺院大量经济特权，保护其经济利益。元代的寺院不仅是传教诵经之所，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不仅拥有大量田地，还经营“碾磨房”、“解典库”、“浴室”等。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寺院往往刊刻皇帝颁赐给他们的护持圣旨，立于寺前。翻一下《元代白话碑集录》，不难发现，这些圣旨往往带有金山寺圣旨中“但属寺院的田地、水土、竹苇、碾磨房、园林、解典库、浴室，不拣甚麽，休强刁夺要者”等类似字眼，朝廷在确认寺院产权的同时，也给予僧尼免税、免役的特权。^[13]

寺院经济的膨胀，严重侵害了寺院附近百姓的利益。为了生存，不少百姓像金山寺附近的石匠李泉等五家一样，“采斫属寺树木，侵占山界”，从而使僧俗之间的争讼不断。问题是，元朝法律严苛，同时规定“僧俗相争案件，由地方官府约会有关寺院住持至衙门问断”，^[14]在庆吉祥多次上告，中书户部、总统所、济宁总管府多次过问下，李泉等仍“累年强采”，恐不是“凶顽”二字所能解释的。这应与中书省、地方官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经济活动的限制有关。^[15]

尤其是金山寺所在的巨野县，为济宁路治所，济宁路是蒙古帝室最为煊赫的后族弘吉刺氏的封地。成吉思汗在世时，曾与弘吉刺首领按陈约定，“弘吉刺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弘吉刺氏在封地内有权自行任命领地官员，统治济宁路的为其陪臣檀不花家族。檀不花家族的居住地及墓地即在巨野^[16]，李泉等五家敢于在其地界上，对当时拥有巨大影响的金山寺累次侵犯，很可能与其纵容、至少是默许有关。故笔者认为，金山寺圣旨石刻晓谕的对象，不仅针对李泉等平民百姓，也包括檀不花家族在内的地方官员。

参考文献

- [1]元史·释老传[A].二十五史[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755.
- [2]危太朴文集·扬州正胜寺记[M].
- [3]叶昌炽.语石[M].卷三: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李英渠.金乡县志译著[M].乾隆版,山阳书院,2012.61.
- [5]邓御夫.清凉洞记[M].现仍刊于金山秦王避暑洞南壁上.
- [6]赵浦根等.山东寺庙塔窟[M].济南:齐鲁书社,2002.515.
- [7]济州嘉祥县秦王洞新赐大明禅院记[M].现仍刊于金山秦王避暑洞南壁上.
- [8]于慎行.兖州府志[M].第3册,济南:齐鲁书社,1984.448.
- [9]苏晋仁.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纪念元代初期藏汉文化合作700周年[A].藏族史论文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215-216.

- [10]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 [11] 黄春和. 蒙元时期燕京悯忠寺历史考述[J/OL]. 北京市文物局网站, <http://www.bjww.gov.cn/2004/7-28/3165.html>.
- [12] 清凉洞释迦佛背座文[A]. 吕复伦. 金山及秦王洞石刻[C]. 1995. 54.
- [13] 蔡美彪. 元代白话碑集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 [14] 张晋藩. 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M]. 巴蜀书社, 1999. 106.
- [15] 陈高华. 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
- [16] 张佳佳. 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0, (5).

Brief Explana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 of Imperial Edict in Jinshan Temple in Jining During the Yuan Dynasty(A.D.1264-A.D.1294)

REN Xiao-hang

(Shan yang academy for Jin xiang county of Shan dong province, Shan dong Jin xiang 272200)

Abstract: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imperial edict in the Jinshan Temple in Jining during the Yuan Dynasty(A.D.1264-A.D.1294), chiseled on the southern wall of Qin Wang Summer Hole of Jin Mountain in Dushan Town Juye County, is important to stud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religion and local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is from the oral languages of Meng and Han, so it is discarded in the epigraphy and chorograph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because it is rough. And Cai Meibiao's *Yuan Dynasty Vernacular Inscriptions on Tablets* is also discarded. So I present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imperial edict here and explain it briefly.

Key words: Zhiyuan; Jining Lu; Jinshan Temple;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imperial edict; brief explanation

收稿日期: 2014-10-19;

作者简介: 任小行(1977-), 男, 汉族, 山东金乡人。在山东省金乡县山阳书院工作, 从事地方史方面的研究。